

國立成功大學

115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

編 號：27

系 所：台灣文學系

科 目：文學文本解讀(華語)

日 期：0203

節 次：第 3 節

注 意：1.不可使用計算機
2.請於答案卷(卡)作答，於
試題上作答，不予計分。

1. 下文為一篇描述作者所處同時代氛圍的短篇小說。請於閱讀後，回答下列問題：(26%)

(1) 請問本篇小說的創作時代、歷史背景、乃至於故事發生的地點為何？並說明論據。(10%)

(2) 試闡述本文中差異政治(性別、階級之類)在其特定之歷史情境中如何運作，而本文中對天象的描述又意味著什麼？(16%；若(1)的答案與實際情況差距過大，本子題將不予評分)

心想是披散著頭髮的男人，但卻是個女的。也許是從山麓的森林裡出來的阿美族婦人吧。粗眉，耳朵也大。蠕動著發黑的嘴唇，不斷地咬著檳榔，而呸呸地吐出紅色液汁。看來是四十左右的婦女。

穿著茶褐色雨衣的杜南遠豎立著領子，把腰帶勒得緊緊的。杜南遠一下子坐到披散著頭髮的婦女旁邊。強烈的體臭撲上他的鼻子。

背著握有響板玩具的約四、五歲女兒的內地婦人上車了。她的臉被太陽曬黑，可能是這附近移民村的太太。

七點三十分開的公共汽車於七點三十五分出發了。

從欲雨的天空，不知何時，滴滴答答地下起細雨來。還籠罩著霧。樟木的街樹濕著。街燈寒冷地顫抖著。

一出街就是廣大的草地。但因為霧，什麼也看不見。看不見放牧著的水牛群，也看不見纏著白頭巾的山上的少女們。

可是公共汽車卻在野地上故障了。司機手拿著機械下去。一瞬間變得靜默，而從濃霧底傳來啞的汽笛聲。今天早上可能是開船的日子。在漠漠的霧那邊有海，有岸壁。船也許已經在動著了吧。可是，什麼都看不見。只有近邊的樹木像影戲一般地佇立著。

吭吭的，司機在敲打機械的聲音。(啊哈，要費不少時間哩)杜南遠想著。乘客們的臉上流露出無聊的神色。

{……}

不久修理完畢，公共汽車又開動起來。

公共汽車經過甘蔗園地。不久將到達奇里口。

杜南遠想起幾年前在這裡遇上的山裡的少女。黑而圓的眼瞳，筆直端正的鼻子，豐滿的雙頰，被陽光曬成小麥色，令人格外感到清純的健康。

公共汽車將開進臨海道路。仍然下著毛毛雨。岩壁和道路卻濕漉漉的。

霧悠緩地流動著。霧和霧的裂縫裡，看得見沈甸甸的鉛色海洋。灰白的波浪冒著泡。

公共汽車在斷崖的半腰前進著。似乎已經快晌午啦。

快接近蘇澳時，車掌和司機在交談著什麼，公共汽車突然吱地剎車停了下來。車掌下去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車掌抱著因雨濕透的骯髒被子上車了。接著一個樣子寒酸的男人像失去力量似地抓著車門，搖搖晃晃地上來了。

好像只有皮的男人，已經快五十了吧。並似乎沒吃東西的樣子。

據車掌說，在山崖的路上看見這個男人，到今天已經是第四天。也就是說，他是費了四天好不容易才走到這裡的。由於肚子餓，寒冷和疲乏，他變得走不動，因而在路旁蓋著潮濕的被子蹲著。車掌覺得他可憐，便把他拉上來。

而據他說是這樣的：他在西部事業失敗，背著一身債，便獨身來到東部。但在這裡也不如意。然而運道不好，說是獨生子病危。他抓著電報為難住了。他一分錢的儲蓄也沒有，加上又沒有熟人。即使如此，他好不容易還是從鄰居那裏通融了五圓。他想要在吃的和火車費上用那五圓。因而想徒步走過臨海道路，才會來到這裏。

這些話感動乘客們了。就算是五圓也不夠火車費的。乘客們各按自己的想法給他錢。男人頻頻地點頭為禮，接受了那些錢。杜南遠也想給他一些錢，但男人辭退了它。說是火車費已十分足夠。而後男人就不要乘客們的錢了。

披頭散髮的婦人似乎沒帶多餘的錢。不過，她顯出非常憐憫的表情，把帶著的一掛香蕉給他。

帶著響板玩具的小女孩向母親央求著——要把那玩具送給那可憐的大叔。

乘客們都笑了。

霧依舊流動著。

洋面上應該是晴朗著吧？覺得似乎朦朧地明亮著的樣子。

2. 以下為收錄在鴻鴻詩集《暴民之歌》（2015）中的兩首短詩。閱讀後，請說明標題及文本意旨。（24%；各 12 分）

(1) 〈地球是平的，只不過有些地方特別平〉

日本人在台灣旅館牆上，看到瑞士的雪山。

台灣人在瑞士旅館牆上，看到日本浮世繪。

瑞士人在日本旅館牆上，看到台灣油紙傘。

中國人在中國旅館牆上，看到紫禁城。

(2) 〈Modern Design〉

滿 500 送紅利

禁用外食

換季跳樓

小心地滑

垃圾請自行帶走

全家就是你家

錄影中請微笑

3. 以下是出自作家楊青矗的《工廠女兒圈》文本（2018 年新版），請就楊青矗的文學成就與以下的部分內文做一評論。（25%）

「秋霞，秋霞，妳怎麼了？」夫妻搶著搖她。

秋霞還是暈著，四肢軟軟垂垂，毅夫翻她紅濕的頭髮找流血的地方，髮叢中赫然有一個嘴巴大的裂口在滲著鮮血。

「秋霞！秋霞！」

秋霞張開眼，舒了一口氣：「我沒有怎樣呀！」

毅夫壓住妹妹頭上的傷口，叫太太出去喊來了一部計程車，把妹妹送到醫院去。急診室的醫生和護士忙著為她打止血和破傷風的預防針。

縫好傷口，醫生問：

「怎麼暈倒的？」

「我上廁所，站起來時，頭暈眼黑，怎麼暈倒的我就不曉得了。」秋霞蒼白的臉思索著。

醫生掛上聽筒在她胸口診察：

「貧血。」

「她在加工出口區的一家電子公司工作，晚上經常加班到七八點才下班，吃飯不定時，胃口不好，幾年來經常鬧胃病……有病也不請假休息，加上工作緊張，操勞過度，會不會這樣引起貧血的？」蕭毅夫問。

-
4. 作家鍾文音在《昨日重現》一書中（2001年出版），有篇〈心寬的年代〉，以散文形式書寫，描述她叔公鍾心寬（1912-1954）在日本殖民至國民政府時期，因思想問題（社會主義）受株連的悲慘家族故事，這部作品連結了白色恐怖的歷史，透過作者的家族經驗，探討了那個年代的壓抑、恐懼與歷史真相，並為鍾心寬這位受難者留下紀錄，作品獲劉紹唐傳記文學獎。請問你（妳）如何評價鍾文音的白色恐怖書寫？（25%）

以下是部分節錄文章：

當這個年方四十初頭的鍾心寬縱入溪水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這一切將如逝水滔滔，一去不返。屬於親情的、激情的、記憶的、革命的……，全像流水滑過肉身，涓滴不留。

隔著溪水和他對望的年輕刑事在事隔四十多年後，仍然可以憶起他躍入水中前的眼神。那眼神就像刀般有著光澤，雖然不若新刀般閃閃發亮，但仍有如豹般隨時可能散出灼人的氣焰。那年輕的刑事似被那眼神震住了，就眼睜睜見那眼神如落葉般飄墜水裡，撲通濺起一陣水花。「要抓活人。」刑警心中響過這句話。

這年冬天有一種凍痛撕裂的冷。

時光從冬流逝至春，從中央山脈流至半山腰的山泉猶極為冰涼。涼水灌入腦門，他突然懂得這一切都在做最後的掙扎，他明白這一次的改朝換代，是人頭落地。人頭落地，魂飛魂散。

耳中傳來村裡黑夜到來時敲更人的叮叮叮響。他們幾個人正在口沫橫飛地說著新民主主義、聯合政府的理想，讀著經濟學教程、大眾哲學、社會科學、展望、觀察、新聞天地、資本論等書刊。油燈燃盡最後一絲，外頭天光漸白，人聲初初響起，他們才紛紛紅著眼睛散會。「這主義真好！」他記得他說的最後一句話，在他吹滅油燈之火的那一刻。

幾分鐘像幾世般的遙遠。他從水中游上岸，遊過了一個山頭，瞳孔布滿紅絲。他本能地推推臉部，才想起眼鏡擱在對岸淺水的草邊。

那眼鏡據說是曾祖母省下錢買給他的，他戴了好幾年未曾換過。他是當時鍾家唯一的戴眼鏡者，由於獨特的是那只眼鏡好像成了一種象徵，一種知識青年、一種想揭穿看清事物內裡的物體。

鍾心寬躲到他哥哥鍾有學山上友人張金盾的家，從民國四十年五月始，已過了近兩年了吧，他想可又快五月了嗎？他翻閱著筆記本，見到古曆上寫著節令歌「小滿甲子庚辰日，寄生蝗蟲損稻禾」，蝗蟲損稻禾，然而紅尾伯勞鳥可以為田野除蟲。就像他所希望的自己：可以當農工的守護神般，而此時此刻他連自己都守護不住了。

.....